

資治通鑑

五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二

端覽義舉... 司馬光奉

勅編集

晉紀三十四

起重光赤奮若盡立
點攝提格凡二年

安皇帝丁



隆安五年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
 鑰勿崙曰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
 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
 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畜倉庫啓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
 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疆
 則避之此長之良策也乃名無實徒之世之質的將安
 用之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以廣武公傳檀
 為都... 涼州牧錄尚書事 二日丙子孫恩出泅
 口攻句... 能拔劉牢之擊... 恩復走入海 秦王與使乞伏
 乾歸還鎮苑川盡以其故部眾配之 涼王纂嗜酒好獵太常
 楊穎諫曰陛下應天受命當以道守之今疆宇日蹙崿嶇二嶺
 之間陛下不兢兢夕惕以恢弘先業而沈酒遊畋不以國家為
 事臣竊危之纂遜辭謝之然猶不悛畚耒太守呂超擅擊鮮卑
 思盤思盤遣其弟乞珍許於纂纂命超及思盤皆入朝超懼至
 姑臧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相相乃
 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謝纂本以恐愒超實無意
 殺之因引起思盤及羣臣同宴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隆數勸纂
 酒纂醉乘步輓車將超等游禁中至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
 親將竇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纂下車禽超



超刺纂洞曾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捨仗不戰將軍魏益多入取纂首楊氏曰人已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益多罵之遂取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自立荒淫暴虐番禾太守超順人心而除之以安宗廟凡我士庶同茲休慶纂叔父已西公佗弟隴西公緯皆在北城或說緯曰超為逆亂公以介弟之親仗大義而討之姜紀焦辨在南城楊相田誠在東苑皆吾黨也何患不濟緯嚴兵欲與佗共擊超佗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為舍超助緯自為禍首乎佗乃謂緯曰超舉事已成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甚難且吾老矣無能為也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纂戎叔兄弟隆超順人心而討之正欲與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子當主社稷人無異望夫復何疑緯信之乃與

隆超結盟

二

駭此

隆超結盟馬入滅超執而殺之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如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遂即天丁位大赦改元神鼎尊母衛氏為太后妻楊氏為后以超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定公謚纂曰靈帝纂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楊氏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為超又問玉璽所在楊氏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右僕射相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相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殺謚曰穆后相奔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以為左司馬三月孫恩北趣海鹽劉裕隨而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裕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



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滬瀆裕復棄城追之海鹽
 令鮑陋遣子嗣之帥吳兵一千請為前驅裕曰賊兵甚精吳人
 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為聲勢嗣之不從裕乃
 多伏旗鼓前驅既交諸伏皆出裕舉旗鳴鼓賊以為四面有軍
 乃退嗣之追之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盡至向戰處令
 左右脫取死人衣以示閑暇賊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戰賊懼
 而退裕乃引歸 河西王利鹿孤伐涼與涼王隆戰大破之徙
 二千餘戶而歸 夏四月辛卯魏人罷鄴行臺以所統六郡置
 相州以庾岳為刺史 乞伏乾歸至苑川以邊芮為長史王松
 壽為司馬公卿將帥皆降為僚佐偏裨 北涼王業憚沮渠蒙
 遜勇略欲遠之蒙遜亦深自晦匿業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
 為張掖太守權素家雋為業所親重常輕侮蒙遜蒙遜譖之於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三

北涼

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權蒙遜謂沮渠男成
 曰段公無鑿斷之才非撥亂之主曷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
 已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本孤客為吾家所立
 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夫人親信我而圖之不祥蒙遜乃求為
 西安太守業喜其出外許之蒙遜與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
 使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以取假日為亂若求祭蘭門山臣
 言驗矣至期果然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
 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眾不從故約臣祭山而
 返誣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
 臣然後奉王命而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蒙遜泣告眾曰
 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為報仇乎且始者
 共立段王欲以安眾耳今州土紛亂非段王所能濟也男成素



得衆心衆皆憤泣爭奮比至氏池衆逾一萬鎮軍將軍臧莫孩帥所部降之羌胡多起兵應蒙遜者蒙遜進辟侯鳩業先疑右將軍田昂囚之至是召昂謝而赦之使與武衛將軍梁中庸共討蒙遜別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者昂至侯鳩帥騎五百降於蒙遜業軍遂潰中庸亦詣蒙遜降五月蒙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至業謂蒙遜曰孤子然一已爲君家所推願勿餘命使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之業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覡故至於敗沮渠男成之弟富占將軍俱傑帥戶五百降于河西王利鹿孤傑石子之子也 孫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崧死者四千人 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顛

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遣使說秦隴西公碩德曰呂氏自武皇棄世兄弟相攻政綱不立競爲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乘其篡奪之際取之易於返掌不可失也碩德言於秦王興帥步騎六萬伐涼乞伏乾歸帥騎七千從之 六月甲戌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舡千餘艘建康震駭乙亥內外戒嚴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桓謙等備白石左衛將軍王暉等屯中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之自山陰引兵邀擊恩未至而恩已過乃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裕衆旣少加以涉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鬪志恩帥衆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檐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崖赴水死者甚衆恩狼狽僅得



還船然恩猶恃其衆尋復整兵徑向京師後將軍元顯帥兵拒戰頻不利會稽王道子無佗謀略唯日禱蔣侯廟恩來漸近百姓凶懼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樓船高大泝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復聞劉牢之已還至新洲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恩別將攻陷廣陵殺三千人寧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於郁洲爲恩所執相立厲兵訓卒常伺朝廷之隙聞孫恩逼京帥建牙聚衆上疏請討之元顯大懼會恩退元顯以詔書止之立乃解嚴 梁中庸等共推沮渠蒙遜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蒙遜署從兄伏奴爲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挈爲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爲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曇梁中庸爲左右長史張騰謝正禮爲左右司馬擢任

世錄三十三

五

徐吳

賢才文武咸悅 河西王利鹿孤命羣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嵩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爲先唯以徙民爲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秋七月魏兗州刺史長孫肥將步騎二萬南徇許昌東至彭城將軍劉該降之 秦隴西公碩德自金城濟河直趣廣武河西王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秦軍至姑臧涼王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軍邈等逆戰碩德大破之生禽邈俘斬萬計隆嬰城固守巴西公佗帥東苑之衆二萬五千降於秦西涼公嵩河西王利鹿孤沮渠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於秦初涼將姜紀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廣武公儁檀與論兵略甚愛重之坐則連席出則同車每談論以夜繼晝利鹿孤謂儁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

入秦必爲人患傳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月紀將數十騎奔秦軍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大軍臨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請給紀步騎三千與王松忽因焦即華純之衆伺其釁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秃髮在南兵疆國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勢益盛沮渠蒙遜李暠不能抗也必將歸之如此則爲國家之大敵矣碩德乃表紀爲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據晏然秦王興聞楊桓之賢而徇之利鹿孤不敢留詔以劉裕爲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洲累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亦隨而邀擊之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又自矜聰察多所猜忌羣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由是宗親勳舊人不自保丁亥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上將軍秦興段讚謀帥禁兵襲盛事發死者

五百餘人壬辰夜前將軍段璣與秦興之子興段讚之子泰潛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帥左右出戰賊衆逃潰璣被創匿廂屋間俄有一賊從閣中擊盛盛被傷輦升前殿申約禁衛事定而卒中壘將軍慕容拔冗從僕射郭仲白太后丁氏以爲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在盛弟司徒尚書令平原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氏丁氏乃廢太子定密迎熙入宮明旦羣臣入朝始知有變因上表勸進於熙熙以讓元元不敢當癸巳熙即天王位捕獲段璣等皆夷三族甲午大赦丙申平原公元以嫌賜死閏月辛酉葬盛於興平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中宗丁氏送葬未還中領軍慕容提步軍校尉張佛等謀立故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丙寅大赦改元光始秦隴西公碩德圍姑臧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多復誘扇之欲



殺涼王隆及安定公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碩德撫納夷夏
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之計涼之羣臣請與秦連和隆不
許安定公超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雖使張陳復生亦無以
爲策陛下當思權變屈伸何愛尺書單使爲卑辭以退敵敵去
之後修德政以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命去
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困窮終將何如隆乃從之九月
遣使請降於秦碩德表隆爲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隆
遣子弟及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等五十餘家入質于長安碩
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沮渠蒙遜所
部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於西涼又聞呂隆降秦大懼遣其弟建
忠將軍挈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於姑臧請帥其衆東遷碩德
喜拜潛張掖太守挈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挈私謂蒙遜曰
姑臧未拔呂氏猶存碩德糧盡將還不能久也何爲自棄土宇
受制於人乎臧莫孩亦以爲然蒙遜遣子奚念爲質於河西王
利鹿孤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小可遣挈也冬十月蒙遜復遣
使上疏於利鹿孤曰臣前遣奚念具披誠款而聖旨未昭復徵
弟挈臣竊以爲苟有誠信則子不爲輕若其不信則弟不爲重
今寇難未夷不獲奉詔願陛下亮之利鹿孤怒遣張松侯俱延
興城侯文支將騎一萬襲蒙遜至萬歲臨松執蒙遜從弟鄴善
苟子虜其民六千餘戶蒙遜從叔孔遮入朝于利鹿孤許以挈爲
質利鹿孤乃歸其所掠召俱延等還文支利鹿孤之弟也南
燕主備德宴羣臣於延賢堂酒酣謂羣臣曰朕可方自古何等
主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聖主少康光武之儔備德顧左
右賜仲帛千匹仲以所賜多辭之備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



卿邪卿所對非實故朕亦以虛言賞卿耳韓範進曰天子無戲
 言今日之論君臣俱失備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備德母及兄
 納皆在長安備德遣平原人杜弘往訪之弘曰臣至長安若不
 奉太后動止當西如張掖以死為効臣父雄年踰六十乞本縣
 之祿以申烏鳥之情中書令張華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君之
 罪大矣備德曰弘為君迎母為父求祿忠孝備矣何罪之有以
 雄為平原令弘至張掖為盜所殺 十一月劉裕追孫恩至滬
 瀆海鹽又破之俘斬以萬數恩遂自浹口遠竄入海 十二月
 辛亥魏主珪遣常山王遵定陵公和跋帥眾五萬襲沒奔干於
 高平 乙卯魏虎威將軍宿沓干伐燕攻令支乙丑燕中領軍
 宇文拔救之壬午宿沓干拔令支而戍之 呂超攻姜紀不克
 遂攻焦朗朗遣其弟子嵩為質於河西王利鹿孤以請迎利鹿
 孤遣車騎將軍儁檀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儁檀怒將
 攻之鎮北將軍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
 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
 佗國棄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論之儁檀乃
 與朗連和遂曜兵姑臧壁于胡阮儁檀知呂超必來斫營畜火
 以待之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二千斫儁檀營儁檀徐
 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舉火光如晝縱兵擊之斬集及甲
 首三百餘級呂隆懼偽與儁檀通好請於苑內結盟儁檀遣俱
 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毀苑牆而入超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
 走凌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乃得免儁檀怒攻其昌松太
 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荀安國寧遠將軍石可帥騎五
 百救之安國等憚儁檀之彊遁還 相玄表其兄偉為江州刺

史鎮夏口司馬刀暢為輔國將軍督八郡軍事鎮襄陽遣其將
皇甫敷馮該戎溢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立武寧郡更招
集流民立綏安郡詔徵廣州刺史刁達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
留不遣玄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已符瑞欲以惑眾
又致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
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
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
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爾來一朝一夕
遂成今日之禍在朝君子皆畏禍不言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
事實元顯見之大懼張灋順謂元顯曰栢玄承藉世資素有豪
氣既并殷揚專有荆楚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為亂東
土塗地公私困竭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為之

奈何灋順曰玄始得荊州人情未附方務綏撫未暇佗圖若乘
此際使劉牢之為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
為然會武昌太守庾楷以玄與朝廷構怨恐事不成禍及於己
密使人自結於元顯云玄大失人情眾不為用若朝廷遣軍已
當為內應元顯大喜遣張灋順至京口謀於劉牢之牢之以為
難灋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
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以謀討玄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下詔罪狀栢玄以尚書令元顯為驃
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黃鉞又以鎮北
將軍劉牢之為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尚之為後部因大赦改
元內外戒嚴加會稽王道子太傅元顯欲盡誅諸栢中護軍栢
脩驃騎長史王誕之甥也誕有寵於元顯固陳脩等與玄志趣

不同元顯乃止誕導之曾孫也張灋順言於元顯曰栢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宜斬之以杜姦謀且事之濟不繫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貳心若不受命當逆爲其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再三不可又以栢氏世爲荆土所附栢沖特有遺惠而謙沖之子也乃自驃騎司馬除都督荆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以結西人之心 丁丑燕慕容拔攻魏今支戎克之宿沓干走執魏遼西太守那頡燕以拔爲幽州刺史鎮今支以中堅將軍遼西陽豪爲本郡太守丁亥以章武公淵爲尚書令博陵公虔爲尚書左僕射尚書王騰爲右僕射 戊子魏材官將軍和突攻黠弗素古延等諸部破之初魏主珪遣北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匹求昏於秦秦王興聞珪已立慕容

后止狄干而絕其昏沒奔干黠弗素古延皆秦之屬國也而魏攻之由是秦魏有隙庚寅珪大閱士馬命并州諸郡積穀於平陽之乾壁以備秦柔然社崙方睦於秦遣將救黠弗素古延辛卯和突逆擊大破之社崙帥其部落遠遁漠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斛律部帥倍侯利擊社崙大爲所敗倍侯利奔魏社崙於是西北擊匈奴遺種曰拔也鷄大破之遂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於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旁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始立約束以千人爲軍軍有將百人爲幢幢有帥攻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而殺之 禿髮儁檀克顯美執孟禕而責之以其不早降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明公大軍甫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儁檀釋而禮之徙二千餘戶而歸以禕爲左司馬禕辭曰呂氏將亡



聖朝必取河右人無愚智皆知之但禕為人守城不能全復忝
 顯任於心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臧死且不朽
 僇檀義而歸之 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相立
 禁斷江路商旅俱絕公私置之以糗橡給士卒立謂朝廷方多
 憂虞必未暇討已可以蓄力觀釁及大軍將發從兄太傅長史
 石生密以書報之立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
 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
 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
 乎立從之留相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
 元顯大懼二月丙午帝餞元顯于西池元顯下船而不發 癸
 丑魏常山王遵等至高平没奕干棄其部眾帥數千騎與劉勃
 勃奔秦州魏軍追至瓦亭不及而還盡獲其府庫蓄積馬四萬
 餘匹雜畜九萬餘口徙其民於代都餘種分迸平陽太守貳塵
 復侵秦河東長安大震關中諸城晝閉秦人簡兵訓卒以謀伐
 魏 秦王興立子泓為太子大赦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
 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為嗣而狐疑不決久乃立之 姑臧大饑
 米斗直錢五千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采路絕
 民請出城為胡虜奴婢者日有數百呂隆惡其沮動眾心盡阮
 之積尸盈路沮渠蒙遜引兵攻姑臧隆遣使求救於河西王利
 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僂檀帥騎一萬救之未至隆擊破蒙遜
 軍蒙遜請與隆盟留穀萬餘斛遺之而還僂檀至昌松聞蒙遜
 已退乃徙涼澤段冢民五百餘戶而還中散騎常侍張融言於
 利鹿孤曰焦朗兄弟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為反覆今不取後必
 為朝廷憂利鹿孤遣僂檀討之朗面縛出降僂檀送于西平徙



其民于樂都 栢玄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為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喜將士之氣亦振庾楷謀泄玄囚之丁巳詔遣齊王柔之以騶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使罷兵玄前鋒殺之柔之宗之子也丁卯玄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歷陽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嬰城固守玄軍斷洞浦焚豫州舟艦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帥步卒九千陣於浦上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降于玄軍尚之眾潰逃于涂中玄捕獲之司馬休之出戰而敗棄城走劉牢之素惡驃騎大將軍元顯恐栢玄既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己功名愈盛不為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之隙而自取之故不肯討玄元顯日夜昏酣以牢之為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顯遇之公坐而已牢之軍溧洲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

皇紀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江通

說牢之曰自古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為之盡力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況為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鉤斬祛猶不害為輔佐況玄與君無宿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玄交通東海中尉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驃騎從事中郎敬宣諫曰今國家表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父叔之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一一朝縱之使陵朝廷玄威望既成恐難圖也董卓之變將在今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耳但平玄之後令我柰驃騎何三月乙巳朔牢之遣敬宣詣玄請降玄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

悅其意敬宣不之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玄板敬宣為諮議
參軍元顯將發聞玄已至新亭棄船退屯國子學辛未陳於宣
陽門外軍中相驚言玄已至南桁元顯引兵欲還宮玄遣人拔
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元顯乘馬走入東府唯張灋
順一騎隨之元顯問計於道子道子但對之涕泣玄遣太傅從事
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曰為王誕張
灋順所誤耳壬申復隆安年號帝遣侍中勞玄於安樂渚玄入
京師稱詔解嚴以玄摠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
揚州牧領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黃鉞玄以栢偉為荊州刺史栢
謙為尚書左僕射栢脩為徐兗二州刺史栢石生為江州刺史
卞範之為丹陽尹初玄之舉兵侍中王謐奉詔詣玄玄親禮之
及玄輔政以謐為中書令謐導之孫也新安太守房仲文覬之

弟也玄姊為仲文妻仲文聞玄克京師棄郡投玄玄以為諮議
參軍劉邁往見玄玄曰汝不畏死而敢來邪邁曰射鉤斬袂并
邁為三玄悅以為參軍癸酉有司奏會稽王道子酣縱不孝當
棄市詔徙安成郡斬元顯及東海王彥璋譙王尚之庾楷張灋
順毛泰等於建康市栢脩為王誕固請得流嶺南玄以劉牢之
為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劉敬宣請歸諭
牢之使受命玄遣之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猶豫不決移屯班
瀆私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
從我去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
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豈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
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
京口栢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於是牢之

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相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使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爲事已泄爲玄所殺乃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敬宣至不暇哭即渡江奔廣陵將吏共殯斂牢之以其喪歸丹徒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 大赦改元大身 相玄讓丞相荆江徐三州改授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揚州牧領豫州刺史摠百揆以琅邪王德文爲太宰 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俱奔洛陽各以子弟爲質於秦以求救秦王與與之符信使於關東募兵得數千人復還屯彭城間 孫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恐爲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謀之曾孫也神采清秀雅有材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太尉玄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爲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甲戌燕大赦 河西王禿髮利鹿孤寢疾遺令以國事授弟倕檀初禿髮思復鞬愛重倕檀謂諸子曰倕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倕檀利鹿孤卒倕檀襲位更稱涼王改元弘昌遷于樂都謚利鹿孤曰康王 夏四月太尉玄出屯姑孰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尚書令相謙及示範之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及玄初至黜蒞佞擢雋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旣而玄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飢寒由是衆心失



望三吳大饑戶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
 衣羅紈懷金玉閉門相守餓死 乞伏熾磐自西平逃歸苑川
 南涼王儁檀歸其妻子乞伏乾歸使熾磐入朝于秦秦主興以
 熾磐為興晉太守 五月盧循自臨海入東陽太尉玄遣撫軍
 中兵參軍劉裕將兵擊之循敗走永嘉 高句麗攻宿軍燕平
 州刺史慕容歸棄城走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尚書
 右僕射狄伯支等將步騎四萬伐魏興自將大軍繼之以尚書
 令姚晃輔太子泓守長安沒弈于權鎮上邽廣陵公欽權鎮洛
 陽平攻魏乾壁六十餘日拔之秋七月魏主珪遣毗陵王順及
 豫州刺史長孫肥將六萬騎為前鋒自將大軍繼發以擊之
 八月太尉玄調朝廷以玄平元顯功封豫章公平殷揚功封桂
 陽公并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封其子昇桂陽封其兄子俊

魏主珪至永安秦義陽公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長

主

徐

孫肥逆擊盡禽之平退走珪追之乙巳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
 魏軍圍之秦王興將兵四萬七千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餽平
 魏博士李先曰兵灑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囚今秦皆犯
 之宜及興未至遣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
 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拒興之入廣武將軍安同曰汾東
 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
 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為浮梁渡汾西築圍
 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興至蒲阪憚魏之疆久
 乃進兵甲子珪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阮之南斬首千餘級
 興退走四十餘里平亦不敢出珪乃分兵四據險要使秦兵不
 得近柴壁興屯汾西憑壑為壘東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

浮梁魏人皆鉤取以爲薪蒸冬十月平糧竭矢盡夜悉衆突西
南圍求出與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爲應興欲平力戰突免平望
興攻圍引接但叫呼相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計窮乃帥麾下
赴水死諸將多從平赴水珪使善游者鉤捕之無得免者執狄
伯支及越騎校尉唐小方等四十餘人餘衆二萬餘人皆斂手
就禽興坐視其窮力不能救舉軍慟哭聲震山谷數遣使求和
於魏珪不許乘勝進攻蒲阪秦晉公緒固守不戰會柔然謀伐
魏珪聞之戊申引兵還或告太史令鼂崇及弟黃門侍郎懿潛
召秦兵珪至晉陽賜崇懿死 秦徙河西豪右萬餘戶于長安
太尉玄殺吳興太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謙之從兄朗之劉
襲并襲弟季武皆劉牢之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邀司
馬休之劉劭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將

軍袁虔之劉壽高長慶郭恭等皆往從之將奔魏至陳留南分
爲二輩軌休之敬宣奔南燕虔之壽長慶恭奔秦魏主珪初聞
休之等當來大喜後怪其不至令兗州求訪獲其從者問其故
皆曰魏朝威聲遠被是以休之等咸欲歸附旣而聞崔逞被殺
故奔二國珪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頗見優容 南涼王儁檀
攻呂隆於姑臧 燕王熙納故中山尹苻謨二女長曰娥娥爲
貴人幼曰訓英爲貴嬪貴嬪尤有寵丁太后怨恚與兄子尚書
信謀廢熙立章武公淵事覺熙逼丁太后令自殺葬以后禮謚
曰獻幽皇后十一月戊辰殺淵及信辛未熙敗于北原石城令
高和與尚方兵於後作亂殺司隸校尉張顯入掠宮殿取庫兵
脅營署閉門乘城熙馳還城上人皆投仗開門盡誅反者唯和
走免甲戌大赦 魏以庾岳爲司空 十二月辛亥魏主珪還

雲中柔然可汗社崙間珪伐秦自參合陂侵魏至豺山及善無
北澤魏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而還 太尉玄使御史杜
林防衛會稽文孝王道子至安成林承玄旨酖道子殺之 沮
渠蒙遜所署西郡太守梁中庸叛奔西涼蒙遜聞之笑曰吾待
中庸恩如骨肉而中庸不我信但自負耳孤豈在此一人邪乃
盡歸其孥西涼公暲問中庸曰我何如索嗣中庸曰未可量也
暲曰嗣才度若敵我者我何能於千里之外以長繩絞其頸邪
中庸曰智有短長命有成敗殿下之與索嗣得失之理臣實未
之能詳若以身死爲首計行爲勝則公孫瓚豈賢於劉虞邪暲
默然 袁虔之等至長安秦王興問曰相玄才略何如其父卒
能成功乎虔之曰玄乘晉室衰亂盜據宰衡猜忌安忍刑賞不
公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矣玄今已執大柄其勢必將篡逆正
可爲心人驅除耳興善之以虔之爲廣州刺史 是歲秦王興
立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弼洸宣湛璞質達裕國兒皆爲
公遣使拜秃髮儂檀爲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爲鎮西將
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暲爲安西將軍高昌侯秦鎮遠將軍趙
曜帥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將軍王松忽帥騎助呂隆守姑臧
松忽至魏安儂檀弟文眞擊而虜之儂檀大怒送松忽還長安
深自陳謝



之使其弟毗等就與訣跋曰灑北土瘠可遷水南勉為生計且使之背已曰汝何忍視吾之死也毗等諭其意詐稱使者逃入秦珪怒滅其家中壘將軍鄧淵從弟尚書暉與跋善或譖諸珪曰毗之出亡暉實送之珪疑淵知其謀賜淵死南涼王倂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隆患之秦之謀臣言於秦王興曰隆藉先世之資專制河外今雖飢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為吾有涼州險絕土田饒沃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乃遣使徵呂超入侍隆念姑臧終無以自存乃因超請迎于秦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鎮西將軍姚詒左賢王乞伏乾歸鎮遠將軍趙曜帥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南涼王倂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八月齊難等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隆勸難擊沮渠蒙遜蒙遜使臧莫孩拒之敗其前軍難乃與蒙遜結盟蒙遜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二

傳述

遣弟挈入貢于秦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為倉松太守郭將為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宗族僚屬及民萬戶于長安興以隆為散騎常侍超為安定太守自餘文武隨才擢叙初郭鑿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遷王尚卒代之鑿從乞伏乾歸降秦以為滅秦者晉也遂來犇秦人追得殺之沮渠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皆驕恣為民患蒙遜曰亂吾瀆者二伯父也皆逼之使自殺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掖蒙遜問曰禿髮儁檀為公而身為侯何也構曰儁檀凶狡款誠未著故朝廷以重爵虛名羈縻之將軍忠貫白日當入贊帝室豈可以不信相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如尹緯姚晃佐命之臣齊難徐洛一時猛將爵皆不過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竇融殷勤固讓不欲

居舊臣之右不意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封張掖而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悅乃受命 荊州刺史栢偉卒大將軍玄以栢脩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玄曰謙脩兄弟專據內外權勢大重玄乃以南郡相栢石康為荊州刺史石康豁之子也 劉裕破盧循於永嘉追至晉安屢破之循浮海南走何無忌潛詣裕勸裕於山陰起兵討栢玄裕謀於土豪孔靖靖曰山陰去都道遠舉事難成且玄未篡位不如待其已篡於京口圖之裕從之靖愉之孫也 九月魏主珪如南平城規度灑南將建新都 侍中殷仲文散騎常侍卞範之勸大將軍玄早受禪陰撰九錫文及冊命以栢謙為侍中開府錄尚書事王謚為中書監領司徒栢洸為中書令加栢脩撫軍大將軍洸沖之孫也

丙子冊命玄為相國摠百揆封十郡為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栢謙私問彭城內史劉裕曰楚王勲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為何如裕曰楚王宣武之子勲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新野人庾亮殷仲堪之黨也聞栢偉死石康未至乃起兵襲雍州刺史馮該於襄陽走之亮有衆七千設壇祭七廟去欲討栢玄江陵震動石康至州發兵攻襄陽亮敗奔秦 高雅之表南燕主備德請伐栢玄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中書侍郎韓範亦上疏曰今晉室衰亂江淮南北戶口無幾戎馬單弱重以栢玄悖逆上下離心以陛下神武發步騎一萬臨之彼必土崩瓦解解兵不留行矣得而有之秦魏不足敵也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失時不取彼之豪傑誅滅栢玄更修德政豈

惟建康不可得江北亦無望矣備德曰朕以舊邦覆沒欲先定中原乃平蕩荆揚故未南征耳其令公卿議之因講武城西步卒三十七萬人騎五萬三千匹車萬七千乘公卿皆以為立新得志未可圖乃止 冬十月楚王立上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又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用為己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於己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安定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為著作郎使希之固辭不就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制作紛紜志無一定變更回復卒無所施行性復貪鄙人士有灑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蒲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 乙卯魏主珪立其子嗣為齊王加位相國紹為清河王加征南大將軍熙為陽平王曜為河南王

丁巳魏將軍伊謂帥騎二萬襲高車餘種袁紇烏頻十一月庚午大破之 詔楚王立行天子禮樂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丁丑卞範之為禪詔使臨川王寶逼帝書之寶晞之曾孫也庚辰帝臨軒遣兼太保領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壬午帝出居永安宮癸未遷太廟神主于琅邪國穆章何皇后及琅邪王德文皆徙居司徒府百官詣姑孰勸進十二月庚寅朔立築壇於九井山北壬辰即皇帝位冊文多非薄晉室或諫之立曰揖讓之文正可陳之於下民耳豈可欺上帝乎大赦改元永始以南康之平固縣封帝為平固王降何后為零陵縣君琅邪王德文為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為彭澤縣侯追尊父溫為宣武皇帝廟號太祖南康公主為宣皇后封子昇為豫章王以會稽內史王愉為尚書僕射愉子相國左長史綏為中書令綏相氏之甥

也戊戌立入建康宮登御坐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立大悅梁王珍之國臣孔璞奉珍之犇壽陽珍之晞之曾孫也 戊申燕王熙尊燕主垂之貴嬪段氏為皇太后段氏熙之慈母也己酉立苻貴嬪為皇后大赦 辛亥相立遷帝於尋陽 燕以衛尉悅真為青州刺史鎮新城光祿大夫衛駒為并州刺史鎮凡城 癸丑納相溫神主于太廟相立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得原放有干輿乞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 是歲魏主珪始命有司制冠服以品秩為差然灋度草創多不稽古

三年春正月相立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劉氏喬之曾孫也立以其祖彛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立廟散騎常侍徐廣曰敬其父則子悅請依故事立七廟立曰禮大祖東向左昭右穆晉立

七廟宣帝不得正東向之位何足灋也祕書監卞承之謂廣曰若宗廟之祭果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廣邈之弟也立自即位心常不自安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流殺人甚多謹譁震天立聞之懼曰奴輩作矣立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不體或片辭之謬必加糾擿以示聰明尚書答詔誤書春蒐為春蒐自左丞王納之以下凡所關署皆被降黜或手注直官或自用令史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畋或一日數出遷居東宮更繕宮室土木並興督迫嚴促朝野騷然思亂者衆立遣使加益州刺史毛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立使不受其命璩寶之孫也立以相希為梁州刺史分命諸將戍三巴以備之璩傳檄遠近列立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



之擊破希等仍帥眾進屯白帝劉裕從徐兗二州刺史安成王
 栢脩入朝立謂王謚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
 殷勤贈賜甚厚立后劉氏有智鑒謂立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
 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立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
 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耳立以栢弘為青州刺史鎮
 廣陵刁逵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弘脩之弟逵彝之子也劉裕與
 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劉邁弟毅家於京口亦與
 無忌謀討立無忌曰栢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
 苟為失道雖彊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
 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
 遂與毅定謀初太原王元德及弟仲德為苻氏起兵攻燕主垂
 不克來奔朝廷以元德為弘農太守仲德見栢立稱帝謂人曰

江表二二一

六

劉二

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平昌孟昶
 為青州主簿栢弘使昶至建康立見而悅之謂劉邁曰素士中
 得一尚書郎卿與其州里寧相識否邁素與昶不善對曰臣在
 京口不聞昶有異能唯聞父子紛紛更相贈詩耳立笑而止昶
 聞而恨之既還京口裕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
 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元德仲德昶及
 裕弟道規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河內太守
 隴西辛扈興振威將軍東莞童厚之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為栢
 弘中兵參軍裕使毅就道規及昶於江北共殺弘據廣陵長民
 為刁逵參軍使長民殺逵據歷陽元德扈興厚之在建康使之
 聚眾攻立為內應刻期齊發孟昶妻周氏富於財昶謂之曰劉
 邁毀我於栢公使我一生淪陷我決當作賊卿幸早離絕脫得

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袒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袒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兒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袒弟顓妻周氏之從妹也周氏給之曰昨夜夢殊不祥門內絳色物宜悉取以爲厭勝妹信而與之遂盡縫以爲軍士袍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立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丙辰詰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齊入即斬栢脩以徇脩司馬刀弘帥文武佐吏來赴裕登城謂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輿返正

於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除逆黨今日賊立之首已當梟於大航矣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爲弘等信之收衆而退裕問無忌曰今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譟噪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直視不言者久之既而返室壞布裳爲袴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孟昶勸袒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袒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弘方噉粥即斬之因收衆濟江裕使毅誅刀弘先是裕遣同謀周安穆入建康報劉邁邁雖酬許意甚惶懼安穆慮事泄乃馳歸立以邁爲竟陵太守邁欲亟之郡是夜

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去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大驚封邁為重安侯既而嫌邁不執安穆使得逃去乃殺之悉誅元德扈興厚之等衆推劉裕為盟主摠督徐州事以孟昶為長史守京口檀憑之為司馬彭城人應募者裕悉使郡主簿劉鍾統之丁巳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聲言益州刺史毛璩已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返正於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並帥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已據歷陽玄移還上官召侍官皆入止省中加楊州刺史新安王栢謙征討都督以殷仲文代栢脩為徐兗二州刺史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案

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擊之乃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擣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南涼王儁檀畏秦之彊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使于秦秦王興曰車騎獻款稱藩而擅興兵造大城豈為臣之道乎尚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勅寇蓋為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為嫌興善之儁檀求領涼州興不許初袁真殺朱憲憲弟綽逃犇栢温温克壽陽綽輒發真棺戮其尸温怒將殺之栢冲請而免之綽事冲如父冲薨綽嘔血而卒劉裕克京口以綽子齡石為建武參軍三月戊午朔裕軍與吳甫之

遇於江乘將戰齡石言於裕曰齡石世受栢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裕義而許之甫之玄驍將也其兵甚銳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衆皆披靡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寧遠將軍檀憑之敗死裕進戰彌厲敷圍之數重裕倚大樹挺戰敷曰汝欲作何死拔戟將刺之裕瞋目叱之敷辟易裕黨俄至射敷中額而踣裕援刀直進敷曰君有天命以子孫爲託裕斬之厚撫其孤裕以檀憑之所領兵配參軍檀祗祗憑之之從子也玄聞二將死大懼召諸道術人推筭及爲馱勝問群臣曰朕其敗乎吏部郎曹靖之對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玄曰民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默然使栢謙及遊擊將軍何澹之屯東陵侍中後將軍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己未裕軍食畢悉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羸弱登山張旗幟爲疑兵數道並前布滿山谷玄偵候者還去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恐遣武衛將軍庾曠之帥精卒副援諸軍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畏伏裕莫有鬪志裕與劉毅等分爲數隊進突謙陳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炎燦天鼓噪之音震動京邑謙等諸軍大潰玄時雖遣軍拒裕而走意已決潛使領軍將軍殷仲文具舟於石頭聞謙等敗帥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遇前相國參軍胡藩執馬鞚諫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受累世之恩不驅令一戰一旦捨此欲安之乎玄不對但舉策指天因鞭馬而走西趨石頭與仲文等浮

江南走經日不食左右進粗飯玄咽不能下昇抱其臂而撫之
玄悲不自勝裕入建康王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裕裕於馬
上抱方回與仲德對哭追贈元德給事中以仲德為中兵參軍
裕止相謙故營遣劉鍾據東府庚申裕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
焚相温神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納于太廟遣諸將追玄尚
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誅玄宗族在建康者裕使臧熹入宮
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裕問熹卿得無欲此乎熹
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雖復不
肖實無情於樂裕笑曰聊以戲卿耳熹熹之弟也壬戌玄司徒
王謐與眾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為侍中領司徒揚州
刺史錄尚書事謐推裕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
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琅邪內史孟
昶為丹楊尹劉道規為義昌太守裕始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
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動止諮焉穆之
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
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相玄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眾
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
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初諸葛長民至豫州失
期不得發乃達執長民檻車送相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共破
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達棄城走為其下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
少長皆死唯赦其季弟給事中騁達故吏匿其弟子雍送洛陽
秦王興以為太子中庶子裕以魏詠之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諸
葛長民為宣城内史初裕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
知惟王謐獨奇貴之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逵搏

蒲不時輸直達縛之馬抑謚見之責達而釋之代之還直由是裕深憾達而德謚

蕭方等曰夫蛟龍潛伏魚蝦襲之是以漢高赦雍齒魏武免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

今王謚為公刁達亡族疇恩報怨何其狹哉 尚書左僕射

王愉及子荊州刺史綏謀襲裕事泄族誅綏弟子慧龍為僧彬

所匿得免 魏以中土蕭條詔縣戶不滿百者罷之 丁卯劉

裕遷鎮東府 桓玄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辛未玄逼

帝西上劉毅帥何無忌劉道規等諸軍追之玄留龍驤將軍何

澹之前將軍郭銓與郭昶之守湓口玄於道自作起居注敘討

劉裕事自謂經略舉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犇敗專曹思著

述不暇與群下議時事起居注既成宣示遠近 丙戌劉裕稱

受帝密詔以武陵王遵承制摠百官行事加侍中大將軍因大

赦惟桓玄一族不宥 劉劭宣高雅之結青州大姓及鮮卑豪

帥謀殺南燕主備德推司馬休之為主備德以劉軌為司空甚

寵信之雅之欲邀軌同謀劭宣曰劉公衰老有安齊之志不可

告也雅之卒告之軌不從謀頗泄劭宣等南走南燕人收軌殺

之追及雅之又殺之劭宣休之至淮泗間聞桓玄敗遂來歸劉

裕以劭宣為晉陵太守 南燕主備德聞桓玄敗命北地王鍾

等將兵欲取江南會備德有疾而止 夏四月己丑武陵王遵

入居東宮內外畢劭遷除百官稱制書敎稱令書以司馬休之

監荆益梁寧秦雍六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庚寅桓玄挾帝至

江陵桓石康納之玄更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為尚書僕射自以

犇敗之後恐威令不行乃更增峻刑罰衆益離怨殷仲文諫玄

怒曰今以諸將失律天文不利故還都舊楚而羣小紛紛妄興



異議方當糾之以猛未可施之以寬也荆江諸郡聞立播越有
 上表犇問起居者立皆不受更令所在賀遷新都初王謚為立
 佐命元臣立之受禪謚手解帝璽綬及立敗衆謂謚宜誅劉裕
 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謚璽綬所在謚內不自安逃犇曲
 阿裕賤白武陵王迎還復位 相立兄子歆引氏帥楊秋寇歷
 陽魏詠之帥諸葛長民劉劭宣劉鍾共擊破之斬楊秋於練固
 立使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相道恭帥數千人就何澹之
 等共守湓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庾成澹之等引舟師逆
 戰澹之常所乘舫羽儀旗幟其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
 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得之無益無忌曰今衆寡
 不敵戰無全勝澹之既不居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
 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道規曰善

立位

荆江

遂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澹之軍中驚擾無忌
 之衆亦以為然乘勝進攻澹之等大破之無忌等克湓口進據
 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祔還京師加劉裕都督江州諸軍事桑
 落之戰胡藩所乘艦為官軍所燒藩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
 乃得登岸時江陵路已絕乃還豫章劉裕素聞藩為人忠直引
 參領軍軍事 相立收集荊州兵曾未三旬有衆二萬樓船器
 械甚盛甲寅立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以苻宏領梁州刺史為前
 鋒又使散騎常侍徐放先行說劉裕等曰若能旋軍散甲當與
 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劉裕以諸葛長民都督淮北諸軍
 事鎮山陽以劉劭宣為江州刺史 柔然可汗社崙從弟悅代
 大郝謀殺社崙不克犇魏 燕王熙於龍騰苑起逍遙宮連房
 數百鑿曲光海盛夏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 西涼世子

譚卒

劉毅何無忌劉道規下邳太守平昌孟懷玉帥衆自尋陽西上五月癸酉與栢玄遇於崢嶸洲毅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彊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惟怯加之已經犇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不在衆也因麾衆先進毅等從之玄常漾舸於舫側以備敗走由是衆莫有鬪心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詣毅降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別船收集散卒因叛玄奉二后犇夏口遂還建康己卯玄與帝入江陵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犇漢中就栢希而人情乖

引錄

湯臣

沮號令不行庚辰夜中處分欲發城內已亂乃與親近腹心百餘人乘馬出城西走至城門左右於闇中斫玄不中其徒更相殺害前後交橫玄僅得至船左右分散惟卞範之在側辛巳荆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帥文武爲侍衛玄將之漢中屯騎校尉毛脩之璩之弟子也誘玄入蜀玄從之寧州刺史毛璩璩之弟也卒於官璩使其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璩喪歸江陵壬午遇玄於枚回洲祐之恬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皆死益州督護漢嘉馮遷抽刀前欲擊玄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又斬栢石康栢濬庾頤之執栢昇送江陵斬於市乘輿返正於江陵以毛脩之爲驍騎將軍甲申大赦諸以畏逼從逆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于太廟

劉毅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毅等既戰勝以為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又遇風船未能進玄死幾一旬諸軍猶未至時相謙匿於沮中揚武將軍相振匿於華容浦玄故將王稚徽戍巴陵遣人報振去相歆已克京邑馮稚復克尋陽劉毅諸軍並中路敗退振大喜聚黨得二百人襲江陵相謙亦聚眾應之閏月己丑復陷江陵殺王康產王騰之振見帝於行宮躍馬奮戈直至階下問相昇所在聞其已死瞋目謂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琅邪王德文下牀謂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欲殺帝謙苦禁之乃下馬斂容致拜而出壬辰振為玄舉哀立喪庭謚曰武悼皇帝癸巳謙等帥羣臣奉璽綬於帝曰主上灑堯禪舜今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矣以琅邪王德文領徐州刺史振為都督八川諸軍事荊州刺史謙復為侍中衛將軍加江豫二州刺史帝仁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振少薄行玄不以子姝齒之至是歎曰公昔不早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為前鋒天下不足定也今獨作此安歸乎遂縱意酒色肆行誅殺謙勸振引兵下戰已守江陵振素輕謙不從其言劉毅至巴陵誅王稚徽何無忌劉道規進攻相謙於馬頭相蔚於龍泉皆破之蔚祕之子也無忌欲乘勝直趣江陵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相世居西楚群小皆為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於靈溪馮該以兵會之無忌等大敗死者千餘人退還尋陽與劉毅等上牋請罪劉裕以毅節度諸軍免其青州刺史相振以相蔚為雍州刺史鎮襄陽柳約之羅述甄季之聞相玄死自白帝進軍至枝江聞何無忌等敗於靈溪亦引兵退俄而述季之皆病約之



詣栢振偽降欲謀襲振事泄振殺之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
 文處茂收其餘眾保涪陵六月毛璩遣將攻漢中斬栢希璩
 自領梁州 秋七月戊申永安皇后何氏崩 燕苻昭儀有疾
 龍城人王榮自言能療之昭儀卒燕王熙立榮於公車門支解
 而焚之 八月癸酉葬穆章皇后于永平陵 魏置六謁官準
 古六卿 九月刀騁謀反伏誅刀氏遂亡刀氏素富奴客縱橫
 專固山澤為京口之患劉裕散其資蓄令民稱力而取之彌日
 不盡時州郡饑弊民賴之以濟 乞伏乾歸及楊盛戰于竹嶺
 為盛所敗 西涼公暠立子歆為世子 魏主珪臨昭陽殿改
 補百官引朝臣文武親加銓擇隨才授任列爵四等王封大郡
 公封小郡侯封大縣伯封小縣其品第一至第四舊臣有功無
 爵者追封 示室疏遠及異姓襲封者降爵有之又置散官五

等其品作 至第九文官造士才能秀異武 為將帥者其

品亦比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闕則取於其中以補之其官名多
 不用漢魏之舊倣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為鳧鴨取其飛
 之迅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為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盧循寇南海攻番禺廣州刺史濮陽吳隱之拒守百餘日冬十
 月壬戌循夜襲城而陷之燒府舍民室俱盡執吳隱之循自稱
 平南將軍攝廣州事聚燒骨為冢葬於洲上得髑髏三萬餘
 枚又使徐道覆攻始興執始興相阮佃之 劉裕領青州刺史

劉劭宣在尋陽聚糧繕船未嘗無備故何無忌等雖敗退
 賴以復振栢玄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劭宣擊破之劉
 毅何無忌劉道規復自尋陽西上至夏口栢振遣鎮東將軍馮
 該守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山城輔國將軍栢仙客守偃

月壘衆合萬人水陸相援毅攻魯山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遏
中流自辰至午二城俱潰生禽山圖仙客該走石城 辛巳魏
大赦改元天賜築西宮十一月魏主珪如西宮命宗室置宗師
八國置大師小師州郡亦各置師以辨宗黨舉才行如魏晉中
正之職 燕王熙與苻后遊畋北登白鹿山東踰青嶺南臨滄
海而還士卒爲虎狼所殺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十二月劉毅
等進克巴陵毅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劉裕復以毅爲兗州
刺史栢振以栢放之爲益州刺史屯西陵文處茂擊破之放之
走還江陵 高句麗侵燕 戊辰魏主珪如材山宮 是歲晉
民避亂襁負之淮北者道路相屬

